

文史哲研究叢刊



西域南海史地研究

王 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叢刊



西域南海史地研究

王 頌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王頌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9
(文史哲研究叢刊)
ISBN 7-5325-4151-7

I. 西... II. 王... III. ① 西域—歷史地理—研究—文集 ② 南海
(歷史地名)—歷史地理—研究—文集

IV. K928.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57308 號

責任編輯 郭子建

封面設計 嚴克勤

文史哲研究叢刊

西域南海史地研究

王頌 著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書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11.625 插頁 13 字數 280,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4151-7

K·748 定價: 36.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56500949

目 錄

神王祭祀	
——廣州“南海廟”古史鈎沈	1
偉觀陳錦	
——東方娛樂“鬥雞”傳考	20
條支大雀	
——中國中近古記載中的大型走禽	39
脂那長人	
——東方“大秦國”及“至那”名稱由來	57
剽父遷族	
——中國載籍中的“師子國”名稱和神話	75
佳釀泛綠	
——唐、宋代中國內地的“葡萄酒”釀造	93
鳳戴麗羽	
——海外珍禽“倒挂鳥”考	111
徑行半月	
——“文單國”新探及“真臘”疆域問題	129
域探八府	
——南詔、大理地方建置的演變及原因	147
都管七國	
——關於“六瓣銀盒”所鑄國名的考釋	167

城覓一路	
——“兀刺海”方位與蒙古經略西夏諸役	185
語借唐占	
——“角端”與成吉思汗西征班師	203
鼠出入夕	
——“發郎”勘同與十三世紀前後的歐亞北極地	221
別麓修祠	
——“郎官湖”與元代安南旅寓士人黎崱	240
字得晉意	
——元康里人夔夔家世、仕履和作品	258
妝女組隊	
——“天魔”舞的傳播及淵源	276
豹現開紀	
——明代“祥瑞”之獸“騶虞”考	293
蘆林吼獸	
——以獅子為“貢獻”之中、西亞與明的交往	311
旁島泊舟	
——明代香山陸海形勢與澳門開埠	330
鬼奴僱買	
——明、清之際中國沿海所見“黑番”人考	348
後記	366

神王祭祀

——廣州“南海廟”古史鉤沈

提要：位於今廣東廣州市東的“南海廟”，由於資料的零散，迄今為止，尚無堪稱令人滿意的專題文章涉及。本文通過相關方面的討論，將為讀者提供早期歷史的清晰畫面。儘管中國自上古起即有“四海”的說法，然而，當秦、漢以前，甚至不知道南方的大海。迨至隋或隋以前的南朝宋，專祀的“南海廟”即已肇創。此後，緣廟旁所種植的波羅蜜樹、廟內所收藏的銅鼓，“南海廟”迅速成為聞名遐邇的名勝。“南海廟”的香火，歷李、趙、李兒只吉等朝統治持續不斷。發人深省的是，當紅巾軍起事的元順帝至正中，祭祀進行的頻率最高。至於“南海神”的傳說，有“仙”有“鬼”，也有其與名士、高僧的交往，以及在戰爭時期對廣州居民的“護佑”。

一

早在“三代”即夏、商、周之前，就已有了“四海”的說法。《尚書》卷四《大禹謨》、卷五《益稷》、卷六《禹貢》：“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①此後，“四海”一詞，仍然

^①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134中、143中、152中。

經常被提到。《禮記》卷一一《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①《孝經》卷一《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②《孟子》卷四下《公孫丑章句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③不過，當時的“海”並非江、河所匯“海”的概念，而是“四裔”的代名詞。《爾雅》卷一《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④

真正以江、河所匯爲“海”，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不過，當時的“海”範圍很小。“北海”、“東海”皆爲齊所有，其包涵大致爲今山東半島以北的渤海和山東半島以東、以南的東海；“南海”爲楚所有，其包涵則今江蘇中南部古長江口外的海面。《春秋左傳》卷一一：“（僖公四年，齊侯）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⑤《戰國策》卷八《張儀爲秦連橫齊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之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也。”^⑥《孟子》卷一三下《盡心章句上》：“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⑦就是在嬴氏軍隊進入

①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 1323 中。

②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 2545 下。

③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 2691 上。

④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 2616 中。

⑤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 1792 中、下。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五年，頁 345、346。

⑦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 2768 中。

五嶺迤南後，“南海”有時也祇是指今浙江寧波市東的海面。《史記》卷六《秦本紀》：“（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亡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七年十一月，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①祇是到了南越破滅以後，“南海”纔被“穩定”地作為五嶺迤南的郡名。《漢書》卷六《武帝紀》：“（元鼎六年，）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②

中國所在大陸周圍為江、河所匯之“四海”所包圍的說法，起始於司馬氏晉，成型於南朝劉氏宋。《初學記》卷六：“張華《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邊。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③《隋書》卷一九《天文志》：“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④不過，人們對“四海”所涵的“空間”認識，已較以前有了很大的擴展。除“東海”外，“南海”、“西海”、“北海”的指認都有了較前“全新”的內容。張華《博物志》卷一《水》：“南海短狹，未及西南夷以窮斷。今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絕也。”“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漢北廣遠，中國人鮮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言蘇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邇，抵一池，號北海。此地見有蘇武

①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 253、260。

②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 188。

③ 北京，中華書局句斷本，一九六二年，頁 114。

④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三年，頁 511、512。

湖，非北溟之海。”^①

儘管“西海”、“北海”距離遙遠，中國皇帝仍在“祀典”上臚列其名號。權宜的處理，就是將“四海”的祭儀，與“五嶽”中的東、南、西、北四嶽合在一起。《隋書》卷六《禮儀志》：“東海，淮水、泗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滂水、渭水、涇水、鄠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沱水、衡水、洹水、延水；並從祀。”^②《新唐書》卷三一《天文志》：“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③也祇有緊鄰大陸的“東海”、“南海”，纔有主司的廟宇建在所指的海邊。根據記載，位於漢“東海郡”、唐“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市海邊的“東海廟”肇創最早。《隸釋》卷二《東海廟碑》：“惟永壽元年春正月，有漢東海相南陽桓君”，“念四時享祀有常，每飾壹切，旋即陞崩”，“凡尊靈祇、敬鬼神，寔爲黔黎祈福”，“義民相帥，四面並集，乃部掾何俊左榮□□□□，□□□□殿，作兩傳起三樓。經構既立，事業畢成。”^④

二

“南海廟”之肇創，根據元人陳大震的追述，乃在隋文帝在位年間。《（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四《重建波羅廟記》：“至隋文帝，

① 北京，中華書局《古小說叢刊》范寧校證本，一九八〇年，頁11。

②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三年，頁114、115。

③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820。

④ 《四部叢刊三編》景印萬曆刊本，頁10下。

始命於近海立祠，以巫一人知灑掃，多植松柏。南海祀於南海鎮，即今之扶胥鎮，距城八十里者也。”^①茲後，歷唐、宋、元各朝，皆予以不時的維修和補築。韓愈《昌黎集》卷三一《南海神廟碑》：“天寶中，……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明年（元和十四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②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九月，遣使葺南海廣利王廟。”^③《（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四《重建波羅廟記》：“（至元）二十年，公（趙勝興）升宣慰副使，復修之，苟合矣。已而，被命僉都元帥府事，始得展其力，乃於農隙募材鳩工，人執官功，一木一石之未良，一斧一鑿之未精，必更之使盡善乃已。大門三間，橫二十二丈，翼以兩廡，（從）[縱]三十二丈。正殿巋然其中，又演兩廡三十二丈。至寢殿，崇廣如正殿，明順夫人之所處也。下至輿衛翼從，悉有寧宇。又崇館以爲天使弭節之所，雖祝使庖夫所棲，亦皆完好，凡爲屋一百二十五間，歷十餘年而後就。”^④

作爲廣州名勝之一，“南海廟”常爲文人墨客所涉及。陽枋《字溪集》卷一一《再和陳提舉喜雨》：“了無和氣格清穹，天意難回執熱中。驟雨起從南海廟，雄風到自楚王宮。卻愁水府丹瓢注，解使銀河赤岸通。急趁好晴催刈穀，坻京相慶萬家同。”^⑤楊萬里《誠齋集》卷一八《題南海東廟》：“羅浮山如萬石鍾，一股南走如渴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原刊本，頁 3806 下。

②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元刊朱熹校註本，頁 1 下、2 下。

③ 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五年，頁 1846。又，章望之《重修南海廟碑》，廣州南海廟藏碑：“嘉祐七年秋，風雨調若，五穀豐實，人無疫癘，海無颶風。九縣旁十有五州，無盜賊之侵。民相與語曰：首吾帥府考君，亦南海大神之賜。遂入謁府廷曰：海祠頽敗，願輸吾資新之，用以答神嘉貺。九月，興役。明年五月，弔既府命。是曰：其以牲酒，告成於神。”

④ 頁 3907 上。

⑤ 《四庫全書》本，頁 12 下。

龍。雷奔電迅遮不住，直抵海濱無去處。低頭飲海吐絳霞，舉頭戴著祝融家。珠宮玉室水精殿，萬水一日朝再銜。青山四圍作城郭，海濤半浸青山腳。”^①呂誠《來鶴亭集》卷一《番禺漫興》：“炎方弔古易興哀，知是昆明幾劫灰？黃木灣圍南海廟，白雲山擁粵王臺。百年此地衣冠盡，五月南風舶艫來。遊覽尚餘高興在，惓惓莫遣二毛催。”^②劉嵩《槎翁詩集》卷八《廣州雜韻》其三：“峒商販米籠千頭，結竹浮江下廣州。擊鼓燒香南海廟，買羊沽酒市街樓。”^③張詡《南海雜詠·南海廟》：“江湖信有滄溟大，天地長留此廟新。一代碑文韓愈古，千年封號本朝真。波羅影外迎初陽，銅鼓聲中格遠人。十雨五風神是主，願昭靈貺答皇仁。”^④湯顯祖《玉茗堂集》詩卷六《波羅廟》：“不到東洲驛，來朝南海王。虎門燦赤氣，龍闕動朱光。銅鼓聲威漢，金碑字隱唐。炎池堪浴日，今夕看扶桑。”^⑤

“南海廟”又被稱為“波羅廟”，源於種在廟前的波羅蜜樹^⑥。趙汝适《諸蕃志》卷下《志物》：“波羅蜜，大如東瓜，外膚礪礪如佛髻，生青熟黃，削其膚食之，味極甘。其樹如榕，其花叢生，花褪結子，惟一成實，餘各醮死。出蘇吉丹，廣州南海廟亦有之。”^⑦朱或《萍洲可談》卷二：“南海廟前有大樹，生子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

① 《四庫叢刊初編》景印宋寫本，頁9下。

② 《四庫全書》本，頁8下。

③ 《四庫全書》本，頁54下、55上。

④ 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弘治刊本，頁460下。

⑤ 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天啓刊本，頁329下。

⑥ 《簡明生物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三年，頁142：“木波羅（*Artocarpus heterophyllus*），亦稱波羅蜜、樹波羅。桑科，常綠喬木，高十至十五米，有乳汁。葉革質，倒卵形或橢圓形，全緣。花小，極多，單性，雌雄同株，雌花序圓柱形，生於樹幹上或主枝上。果實為聚花果，長三十至六十釐米，重十至二十公斤，外皮有六角形瘤狀突起。性喜溫濕。”

⑦ 北京，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楊博文校釋本，一九九六年，頁185。

如芭蕉，土人呼爲波羅蜜，漬之可食。”^①方信孺《南海百詠·波羅蜜果》：“南海東、西廟各有一株，樛枝大葉，實生於幹，若癭瘤，然有大如瓠。廟官每歲於九、十月熟時取供諸臺，其他莫敢有過而問者。以蜜煎之，頗爲適口。相傳云西域種也，本名囊伽結。纍纍圓實大於瓜，想見移根博望槎。三百餘篇誰識此，世間寧復有張華？”^②汪廣洋《鳳池吟稿》卷一〇《嶺南雜錄》之十六：“南海廟前花草新，波羅垂實雨頻頻。遐荒只愛求奇氣，兩兩來看種樹人。”^③《南海雜詠·波羅蜜果》：“今南海東、西廟皆有之，其大如瓠。南海廟前波羅蜜，靈根元自西域持。扶疏聳拔如青蓋，結爲碩果何纍纍！金刀剖之索蜜漬，一片入口沈痼離。我聞楚王渡江得萍實，剖而食之甜如蜜。當初不是兒童謠，孔子縱聖焉能識？波羅雖珍誰汝嘉？年年結果不開花。想當移來天上槎，曾否見識晉張華？波羅蜜，波羅蜜，伊誰作貢獻皇家？”^④

“南海廟”曾有不少珍藏，尤以銅鼓爲著名。吳萊《淵穎集》卷九《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記》：“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綱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⑤《南海百詠·銅鼓》：“（南海）東廟者徑至五尺五寸，高有其半，俗謂洪聖王舊物，蔡如松作《懷古詩》嘗辨之云。……今廟中之鼓，自唐以來有之。……凡春秋享祀，必雜衆擊之以侑神，又府之武庫亦有其二。其一蓋唐僖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朱偉國校點本，一九八九年，頁29。又，《江湖後集》卷一八敖陶孫《淒其歲晚，不勝鄉國墳墓之情，再得四篇贈宗之，毋以示他人也》之三，《四庫全書》本，頁6上：“紅塵暗九衢，生白有我室。山平拄笏頭，月滿橫琴膝。三年蠻府掾，不愧紙尾筆。夢從南海君，供我波羅蜜。”

②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宛委別藏》本，頁61。

③ 《四庫全書》本，頁24下。

④ 頁458上、下。

⑤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至正刊本，頁11下。

宗朝鄭綱鎮番禺日，高州太守林靄所獻。初因鄉墅小兒見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塚中。……在唐時既能為怪，則至今不知其幾百年物矣。鼓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製作精巧，所謂銘志絕無有也，祇周遭多鑄蝦蟆，兩兩相對，不知其何意。石鼓嵯峨尚有文，舊題銅鼓更無人。寶釵寂寞蠻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①《南海雜詠·銅鼓短歌》：“按《裴氏廣記》云：俚僚鑄銅為鼓，面闊五尺餘。今南海廟、天妃廟皆有之。銅鼓之形如撲滿，銅鼓之聲響春雷。舊聞俚僚鑄為此，蝦蟆十二棲周回。又聞小兒見蛙怪，蠻酋荒塚中悲啼。陰風晝雨作光怪，乘濤鼓浪天昏迷。鎮海將軍聞之悲，叱令小鬼為護持。海不揚波在今日，坐見萬國來航梯。”^②別一小者，也有相關的記錄。^③

三

“南海神”封爵，自唐天寶十載後為王。《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天寶）十載正月，四海並封為王。……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德王，義王府長史張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廣潤王，太子洗馬李齊榮祭北海廣澤王。取三月十七日一時禮冊。”^④《（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九《冊祭廣利王記》：“皇帝乘時龍臨大寶，三十載矣。洪休鑠於元古，元澤

① 頁 59、60。

② 頁 487 下、488 上。

③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六《南海廟二銅鼓圖跋》，《四庫全書》本，頁 7 上、下：“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綱出鎮時，高州守林靄得之峒戶以獻，綱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蟆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癢，其光可鑒。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綠，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於廟，亦擊之。”

④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 934。

浸於有截。恢復五運，更明三辰。以爲海者沖融浮天，汗漫吐氣。（闕）戴萬有、朝百川，屢效休徵之應，未崇封建之典。逮天寶十載三月庚子，冊爲廣利王，明盛禮也。”^①《宋史》卷一〇二《禮志》：“康定元年，詔加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沖聖廣澤王。”^②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八三《郊社》：“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檢照國朝祀儀，立春祭東海於萊州，立夏祭南海於廣州。其西、北海遠在夷貊，獨即方州行二時望祭之禮。自渡江以後，惟南海廣利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令廣州行禮。並紹興七年，加封至八字王爵。”^③杜臻《閩粵巡視紀略》卷二：“洪武三年，額封南海之神，盡除諸王侯封號，因屢著靈異，復賜金盒、黃旛以答神貺。嘉靖初，按察副使徐文溥始撤夫人像，而鄉民猶崇信。”^④

“南海神”祀典，起始自唐天寶，而定制於元和。《（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九《冊祭廣利王記》：“（天寶十載，）分命義王府長史范陽張九章奉玉簡、金字之冊，將璧環、幣帛之貺，拖毳衣繡，潔牲正辭。神理居歆，佇百福而上達，帝道惟永，視九瀛而咸乂，洋洋乎未始有也。初，張公作宰南海，亟遷右職，惠化未泯，琴堂尚存。人挹子奇之風，時美相如之使。議政之老，惟見子孫；佐書之史，俱垂斑白。風闕郊候，鱗雜歡迎。詠舊德於江干，覩慈君於鷓首。”^⑤《昌黎集》卷三一《南海神廟碑》、卷三三《孔戣墓志銘》：“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① 《四庫全書》本，頁15下。

②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七年，頁2488。

③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萬有文庫·十通》本，一九八七年，頁759下。

④ 《四庫全書》本，頁38上。

⑤ 頁15下、16上。

觀察其郡邑。……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顛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元和)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①其盛況，《李群玉集》卷中《涼公從叔春祭廣利王廟》：“龍驤伐鼓下長川，直濟雲濤古廟前。海客斂威驚火旆，天吳收浪避樓船。陰靈迴作南溟主，祀典高齊五嶽肩。從此華夷封域靜，潛熏玉燭奉堯年。”^②

逮至宋，拜祭南海廟每有專文。洪适《盤洲集》卷七一《祭南海神廣利王文》：“諸侯祭其封內山川，古制也。惟神築宮專祠，實尸南海之威休。民之奉事，虔不敢怠。暮春之吉，祀有常典。庶幾徼神之福，使瘴癘熄滅，雨風節調，民以佚居，吏得以揀過。惟神其聽之。”^③曾豐《緣督集》卷一《祀南海神》：“赤精炎官兮，神一靈兮幻只。鴻澤龐施兮，神一念兮胚只。上清委照兮，神功行兮簡只。浩劫彌沙兮，神慶休兮綿只。太虛窈窕兮，神徜徉兮棲只。瀕海渺彌兮，神漫浪兮僑只。沆瀣溟滓兮，神固自兮飫只。肥膾芬薌兮，神孰何兮肸只？昏頓顛冥兮，神惻怛兮矜只。顛連號呼兮，神恍惚兮聳只。焄蒿淒慘兮，神憑憑兮下只。狎猥媿嬾兮，神恢恢兮涵只。諱曰蒙兮景只，有嘉斯穀兮羅只。有旨斯醕兮酌

① 頁 2 上、4 下、5 上。

②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宋刊本，頁 6 下。

③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宋刊本，頁 4 上、下。又，同書、卷《禱南海神廟文》，頁 5 上、下：“大凡一封之內，神受命於天，吏受命於君，以分幽明之柄，其責等也。某材智無長，濫受牧民之寄，夙夜自勵，靡敢留事。今歷三時矣，獨是盜賊未能滅心，蠱化蓋此邦岸大海，扁舟出沒，易於反掌，習俗相煽，輕死抵法，化之弗銷，而刑之弗懲也。是用齋洗露誠，乞靈於神。惟神之靈，大福此土，庶賴威力，潛變愚民，使之後悔自新，不復爲多樂大棹之計，山行海宿，如出坦塗。吏責既逃，而神之更生斯民，施則甚博。”

只，神兮歆只。有皎斯衷兮監只，有蹇斯數兮翊只。”^①也有路過的使臣，為民生而備禮謁求。劉克莊《後村集》卷三六《謁南海廣利王廟》：“某昔者讀祭禮而知海之尊，讀韓碑而知神之靈。茲以使事，舟出祠下，瓣香卮酒，徼福於神。維粵之南，去天尤遠，民生今日，凋弊可哀。某當推君之澤而致之民，神當為民請命於帝，庶幾田里之內愁歎小寬，嶺海之間菑害不作。既矢諸心，復質諸神。”^②

入元以後，朝廷常從二都直接派專使酌獻，以示對“南海神”的尊崇。《（道光）廣州通志》卷二一四王獻《祀南海廟記》、劉光遠《祀南海王記》：“至元癸巳（三十年）春三月戊寅，中奉大夫、御史臺侍御史鄭制宜，侍儀司承奉班都知楊彌堅，奉皇帝命，捧御香、錦幡、銀合等物，馳驛至廣州，俾有司備儀禮，致祭於南海廣利靈孚王。”“大德十一年丁未，乃遣近侍必闍赤寺奴、怯里馬赤脫烈，齎擎寶香、錦幡、銀合、白金，致祭於南海廟。明年正月五日乙丑，使臣馳驛至廣。”^③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四六《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四方之海。……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④《（道光）廣州通志》卷二一四陳性存《代祀南海王記》、呂弘道《代祀南海王記》：“泰定甲子聖天子即位之元年夏五[月]，遣御位下必闍赤綽思監，御位下舍里別赤、承德郎崇福院經歷畢禮亞，以香幡、白金致祭南海王，僉憲大都承直宣慰使都元帥邸元謙中奉偕行”。“大元泰定四年龍集丁卯仲夏氣至，……爰命火兒赤臣黃頭，天倪體真明（元）[玄]大師、中嶽廟住持、提點（元）[玄]門諸路道教所較錄曹德仁，捧香致祭，降賜金

① 《四庫全書》本，頁 10 上、下。

② 《四庫全書》本，頁 14 上。

③ 頁 3805 下、3808 上、下。

④ 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校刊明刊本，頁 319 下。

幡、銀盒、祭錢等物，代祀南海廣利靈孚王。”^①

四

唐人流傳著“南海王”女招婿的故事。李昉《太平廣記》卷三一〇《張無頗》：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睹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無頗切其脈，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王出駭雞犀、翡翠碗、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歸番禺，主人莫能覺。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王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王召之曰：寡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遂命有司擇吉日。月餘，王曰：張郎須歸人間。番禺地近，恐為時人所怪，不如歸韶陽甚便。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

^① 頁3812下、3813下。又，同書卷二一五劉本《南海廟代建寶醮記》，頁3817上：“（後至元丙子首夏，）乃遣近侍速古兒赤脫火赤、承務郎管領諸路怯怛口總管府經歷臣樞、齋捧寶香、錦幡、銀盒、楮幣，馳驛詣南海祠下。以四月十八日甲午建醮，以孚至誠，以介繁祉。”